周書/卷4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第三十九

周書
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
唐 令狐德棻

列傳第四十一

蕭詧

蕭詧字理孫，蘭陵人也，梁武帝之孫，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。幼而好學，善屬文，尤長佛義。特為梁武帝所嘉賞。梁普通六年，封曲江縣公。[1]中大通三年，進封岳陽郡王。歷官宣惠將軍，知石頭戍事，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，[2]東揚州刺史。初，昭明卒，梁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簡文，內常愧之，寵亞諸子，以會稽人物殷阜，一都之會，故有此授，以慰其心。詧既以其昆弟不得為嗣，常懷不平。又以梁武帝衰老，朝多秕政，有敗亡之漸，遂蓄聚貨財，交通賓客，招募輕俠，折節下之。其勇敢者多歸附，左右遂至數千人，皆厚加資給。

中大同元年，除持節，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、郢州之竟陵、司州之隨郡諸軍事，西中郎將，領寧蠻校慰，雍州刺史。詧以襄陽形勝之地，又是梁武創基之所，時平足以樹根本，世亂可以圖霸功，遂克己勵節，樹恩於百姓，務修刑政，志存綏養。乃下教曰：

昔之善為政者，不獨師所見。藉聽眾賢，則所聞自遠；資鑒外物，故在矚致明。是以龐參卹民，蓋訪言於高逸；馬援居政，每責成於掾史；王沉爰加厚賞；呂虔功有所由：故能顯美政於當年，流芳塵於後代。

吾以陋識，來牧盛藩。每慮德不被民，政道或紊。中宵拊枕，對案忘饑，思納良謨，以匡弗逮。雍州部內有不便於民，不利於政，長吏貪殘，戍將悛弱，關市恣其裒刻，豪猾多所苞藏，竝密以名聞，當加釐正。若刺史治道之要，弛張未允，循酷乖理，任用違才，或愛狎邪佞，或斥廢忠謇，彌思啟告，用祛未悟。鹽梅舟楫，允屬良規，苦口惡石，想勿余隱。并廣示鄉閭，知其款意。

於是境內稱治。

太清二年，梁武帝以詧兄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，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以代詧。纘恃其才望，志氣矜驕，輕譽少年，州府迎候有闕。譽深銜之。及至鎮，遂託疾不與纘相見。後聞侯景作亂，頗凌蹙纘。纘懼為所擒，乃輕舟夜遁，將之雍部，復慮詧拒之。梁元帝時鎮江陵，與纘有舊，纘將因之以斃詧兄弟。會梁元帝與譽及信州刺史、桂陽王慥各率所領，入援金陵。慥下峽至江津，譽次江口，梁元帝屆郢州之武成。[3]屬侯景已請和，梁武帝詔罷援軍。譽自江口將旋湘鎮，慥欲待梁元帝至，謁督府，方還州。纘時在江陵，乃貽梁元帝書曰：「河東戴檣上水，[4]欲襲江陵。岳陽在雍，共謀不逞。」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：「桂陽住此，卻應譽、詧。」梁元帝信之，乃鑿船沉米，斬纜而歸。至江陵，收慥殺之。令其子方等、王僧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。譽又告急於詧。詧聞之大怒。

初，梁元帝將援建業，令所督諸州，竝發兵下赴國難。詧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為前軍，出漢口。及將發，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毅喻詧，令自行。詧辭頗不順，元帝又怒。而方貴先與詧不協，潛與元帝相知，尅期襲詧。未及發，會詧以他事召方貴，方貴疑謀泄，遂據樊城拒命。詧遣使魏益德、杜岸等眾軍攻之。方貴窘急，令其子遷超乞師於江陵。元帝乃厚資遣纘，若將述職，而密援方貴。纘次大隄，樊城已陷。詧擒方貴兄弟及黨與，竝斬之。

纘因進至州。詧遷延不受代，乃以西城居之，待之以禮。軍民之政，猶歸於詧。詧以搆其兄弟，事始於纘，將密圖之。纘懼，請元帝召之。元帝乃徵纘於詧，詧留不遣。杜岸兄弟紿纘曰：「民觀岳陽殿下，勢不仰容。不如且往西山，以避此禍。使君既得物情，遠近必當歸集，以此義舉，事無不濟。」纘深以為然，因與岸等結盟誓。纘又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眾。纘乃服婦人衣，乘青布輦，與親信十餘人出奔。引等與杜岸馳告詧。詧令中兵參軍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討，竝擒之。纘懼不免，因請為沙門。

詧時以譽危急，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，率眾二萬、騎千匹伐江陵以救之。于時江陵立柵，周遶郭邑，而北面未就。詧因攻之。元帝大懼，乃遣參軍庾奐謂詧曰：「正德肆亂，天下崩離。汝復效尤，將欲何謂？吾蒙先〈（帝）〉〔宮〕愛顧，[5]以汝兄弟見屬。今以姪伐叔，逆順安在？」詧謂奐曰：「家兄無罪，累被攻圍。同氣之情，豈可坐觀成敗。七父若顧先恩，豈應若是。如能退兵湘水，吾便旋旆襄陽。」

詧既攻柵不尅，退而築城。又盡銳攻之。會大雨暴至，平地水四尺，詧軍中霑漬，眾頗離心。其將杜岸、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，懼詧不振，以其屬降於江陵。詧眾大駭，其夜遁歸襄陽，器械輜重，多沒於漵水。初，詧囚張纘於軍，至是，先殺纘而後退焉。

杜岸之降也，請以五百騎襲襄陽。去城三十里，城中覺之。蔡大寶乃輔詧母保林龔氏，登陴閉門拒戰。會詧夜至，龔氏不知其敗，謂為賊也，至曉見詧，乃納之。岸等以詧至，遂奔其兄嶷於廣平。詧遣將尹正、薛暉等攻拔之，獲嶷、岸等，并其母妻子女，竝於襄陽北門殺之。盡誅諸杜宗族親者，其幼稚疏屬下蠶室。又發掘其墳墓，燒其骸骨，灰而揚之。

詧既與江陵搆隙，恐不能自固，大統十五年，乃遣使稱藩，請為附庸。太祖令丞相府東閤祭酒榮權使焉。詧大悅。是歲，梁元帝令柳仲禮率眾進圖襄陽。詧懼，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嶚為質以請救。太祖又令榮權報命，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。十六年，楊忠擒仲禮，平漢東，詧乃獲安。時朝議欲令詧發喪嗣位，詧以未有璽命，辭不敢當。榮權時在詧所，乃馳還，具言其狀。太祖遂令假散騎常侍鄭穆[6]及榮權持節策命詧為梁王。詧乃於襄陽置百官，承制封拜。十七年，詧留蔡大寶居守，乃自襄陽來朝。[7]太祖謂詧曰：「王之來此，頗由榮權，王欲見之乎？」詧曰：「幸甚。」太祖乃召權與詧相見。仍謂之曰：「榮權，吉士也，寡人與之從事，未嘗見其失信。」詧曰：「榮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，故詧今者得歸誠魏闕耳。」

魏恭帝元年，太祖令柱國于謹伐江陵，詧以兵會之。及江陵平，太祖立詧為梁主，居江陵東城，資以江陵一州之地。其襄陽所統，盡歸於我。詧乃稱皇帝於其國，年號大定。追尊其父統為昭明皇帝，廟號高宗，統妃蔡氏為昭德皇后。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為皇太后，立妻王氏為皇后，子嶚為皇太子。其慶賞刑威，官方制度，竝同王者。唯上疏則稱臣，奉朝廷正朔。至於爵命其下，亦依梁氏之舊。其戎章勳級，則又兼用柱國等官。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，諡曰壯武。贈兄河東王譽丞相，諡曰武桓。太祖乃置江陵防主，統

兵居於西城，名曰助防。外示助詧備禦，內實兼防詧也。

初，江陵滅，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，志圖匡復。及詧立，琳乃遣其將潘純陁、侯方兒來寇。詧出師禦之，純陁等退歸夏口。詧之四年，詧遣其大將軍王操率兵畧取王琳之長沙、武陵、南平等郡。五年，王琳又遣其將雷又柔襲陷監利郡，[8]太守蔡大有死之。尋而琳與陳人相持，稱藩乞師於詧。詧許之。師未出而琳軍敗，附於齊。是歲，其太子巋來朝京師。詧之六年夏，震，其前殿崩，壓殺二百餘人。

初，江陵平，詧將尹德毅說詧曰：「臣聞人主之行，與匹夫不同。匹夫者，飾小行，競小廉，以取名譽。人主者，定天下，安社稷，以成大功。今魏虜貪惏，罔顧弔民伐罪之義，必欲肆其殘忍，多所誅夷，俘囚士庶，竝為軍實。然此等戎屬，咸在江東，念其充餌豺狼，見拘異域，痛心疾首，何日能忘！殿下方清宇宙，紹茲鴻緒。悠悠之人，不可門到戶說。其塗炭至此，咸謂殿下為之。殿下既殺人父兄，孤人子弟，人盡讐也，誰與為國。但魏之精銳，盡萃於此。犒師之禮，非無故事。若殿下為設享會，因請于謹等為歡。彼無我虞，當相率而至，預伏武士，因而斃之。分命果毅，掩其營壘，斬馘逋醜，俾無遺噍。江陵百姓，撫而安之，文武官寮，隨即詮授。既荷更生之惠，孰不忻戴聖明。魏人攝息，未敢送死。王僧辯之徒，折簡可致。然後朝服濟江，入踐皇極，纘堯復禹，萬世一時。晷刻之間，大功可立。古人云：『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，時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』願殿下恢弘遠畧，勿懷匹夫之行。」詧不從，謂德毅曰：「卿之此策，非不善也。然魏人待我甚厚，未可背德。若遽為卿計，則鄧〈（祈）〉〔祁〕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。」[9]

既而闔城長幼，被虜入關，又失襄陽之地。詧乃追悔曰：「恨不用尹德毅之言，以至於是。」又見邑居殘毀，干戈日用，恥其威畧不振，常懷憂憤。乃著愍時賦以見意。其詞曰：

嗟余命之舛薄，實賦運之逢屯。既殷憂而彌歲，復坎壈以相隣。晝營營而至晚，夜耿耿而通晨。望否極而云泰，何杳杳而無津。悲晉璽之遷趙，痛漢鼎之移新。無田、范之明畧，愧夷、齊之得仁。遂胡顏而苟免，謂小屈而或申。豈妖沴之無已，何國步之長淪。

恨少生而輕弱，本無志於爪牙。謝兩章之雄勇，恧二東之英華。豈三石於杜鄴，異五馬於琅邪。直受性而好善，類蓬生之在麻。冀無咎而霑慶，將保靜而蠲邪。何昊穹之弗惠，值上帝之紆奢。神州鞠為茂草，赤縣遶於長蛇。徒仰天而太息，空撫衿而咨嗟。

惟古人之有懷，尚或感於知己。況託萼於霄極，[10]寵渥流於無已。或小善而必褒，時片言而見美。昔待罪於禹川，歷三考而無紀。獲免戾於明時，遂超隆於宗子。始解印於稽山，即驅傳於湘水。彼南陽之舊國，實天漢之嘉祉。既川岳之形勝，復龍躍之基趾。此首賞之謬及，謂維城之足恃。值諸侯之攜貳，遂留滯於樊川。等勾踐之絕望，同重耳之終焉。望南枝而灑泣，或東顧而潺湲。歸歟之情何極，首丘之思邈然。

忽值魏師入討，于彼南荊。既車徒之赮赫，遂一鼓而陵城。同寤生之舍許，等小白之全邢。伊社稷之不泯，實有感於恩靈。矧吾人之固陋，迴飄薄於流萍。忽沉滯於茲土，復朞月而無成。昔方千而畿甸，今七里而磐縈。寡田邑而可賦，闕丘井而求兵。無河內之資待，同滎陽之未平。夜騷騷而擊柝，晝孑孑而揚旌。烽凌雲而迴照，[11]馬伏櫪而悲鳴。既有懷於斯日，亦焉得而云寧。

彼雲夢之舊都，乃標奇於昔者。驗往記而瞻今，何名高而實寡。寂寥井邑，荒涼原野。徒揄揚於宋玉，空稱嗟於司馬。南方卑而歎屈，長沙濕而悲賈。余家國之一匡，庶興周而祀夏。忽縈憂而北屈，豈年華之天假。

加以狗盜鼠竊，蜂蠆狐狸。羣圉隸而為寇，聚臧獲而成師。窺覦津渚，跋扈江眉。屢征肇於殷歲，頻戰起於軒時。有扈興於夏典，採　　著於周詩。方叔振於蠻貊，伯禽捷於淮夷。在逋穢其能幾，會斬馘而搴旗。彼積惡之必稔，豈天靈之我欺。交川路之云擁，理惆悵而未怡。

詧在位八載，年四十四，保定二年二月，薨。其羣臣等葬之於平陵，謚曰宣皇帝，廟號中宗。

詧少有大志，不拘小節。雖多猜忌，而知人善任使，撫將士有恩，能得其死力。性不飲酒，安於儉素，事其母以孝聞。又不好聲色，尤惡見婦人，雖相去數步，遙聞其臭。經御婦人之衣，不復更著。又惡見人髮，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。其在東揚州頗放誕，省覽〈（薄）〉〔簿〕領，[12]好為戲論之言，以此獲譏於世。篤好文義，所著文集十五卷，[13]內典華嚴、般若、法華、金光明義疏四十六卷，[14]竝行於世。詧疆土既狹，居常怏怏。每誦「老馬伏櫪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」，未嘗不盱衡扼腕，歎咤者久之。遂以憂憤發背而殂。高祖又命其太子嶌嗣位，年號天保。

巋字仁遠，誉之第三子也。機辯有文學。善於撫御，能得其下歡心。嗣位之元年，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，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，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。其年五月，其太皇太后薨，謚曰元太后。九月，其太妃又薨，謚曰孝皇太妃。二年，皇太后薨，謚曰宣靜皇后。

五年，陳湘州刺史華皎、巴州刺史戴僧朔竝來附。[15]皎送其子玄響為質於巋，乃請兵伐陳。巋上言其狀。高祖詔衞公直督荊州總管權景宣、大將軍元定等赴之。巋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，會皎於巴陵。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，直軍不利，元定遂沒。巋大將軍李廣等亦為陳人所虜，長沙、巴陵竝陷於陳。衞公直乃歸罪於巋之柱國殷亮。巋雖以退敗不獨在亮，然不敢違命，遂誅之。吳明徹乘勝攻尅巋河東郡，獲其守將許孝敬。明年，明徹進寇江陵，引江水灌城。巋出頓紀南以避其銳。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。巋馬軍主馬武、吉徹等擊明徹，敗之。明徹退保公安。巋乃還江陵。

巋之八年，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。[16]江陵總管陸騰及巋之將士擊走之。昭達又寇章陵之青泥。[17]巋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，大為昭達所破。

初，華皎、戴僧朔從衞公直與陳人戰敗，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巋。巋以皎為司空，封江夏郡公。以僧朔為車騎將軍，封吳興縣侯。巋之十年，皎來朝。至襄陽，請衞公直曰：「梁主既失江南諸郡，民少國貧。朝廷興亡繼絕，理宜資贍，豈使齊桓、楚莊獨擅救衞復陳之美。望借數州，以裨梁國。」直然之，乃遣使言狀高祖。高祖許之，詔以基、平、郡三州歸之於巋。

及高祖平齊，巋朝於鄴。高祖雖以禮接之，然未之重也。巋知之，後因宴承間，乃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，并敘二國艱虞，唇齒掎角之事。詞理辯暢，因涕泗交流。高祖亦為之歔欷。自是大加賞異，禮遇日隆。後高祖復與之宴，齊氏故臣吒列長义亦預焉。[18]高祖指謂巋曰：「是登陴罵朕者也。」巋曰：「長义未能輔桀，飜敢吠堯。」高祖大笑。及酒酣，高祖又命琵琶自彈之。仍謂巋曰：「當為梁主盡歡。」巋乃起，請舞。高祖曰：「梁主乃能為朕舞乎？」巋曰：「陛下既親撫五絃，臣何敢不同百獸。」高祖大悅，賜雜綵萬段、良馬數十匹，并賜齊後主妓妾，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。

及隋文帝執政，尉遲迥、王謙、司馬消難等各起兵。時巋將帥皆密請興師，與迥等為連衡之勢，進可以盡節於周氏，退可以席卷山南。巋固以為不可。俄而消難奔陳，迥等相次破滅。

隋文帝既踐極，恩禮彌厚。遣使賜金三百兩、[19]銀一千兩、布帛萬段、馬五百匹。開皇二年，隋文帝備禮納嶌女為晉王妃。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。由是罷江陵總管，嶌專制其國。四年，嶌來朝長安，隋文帝甚敬待之。詔嶌位在王公之上，賜縑萬匹，珍玩稱是。及還，親執其手謂之曰：「梁主久滯荊、楚，未復舊都，故鄉之念，良軫懷抱。朕當振旅長江，相送旋反耳。」

嶌在位二十三載，年四十四，五年五月薨。[20]其羣臣葬之於顯陵，謚曰孝〈（文）〉〔明〕皇帝，[21]廟號世宗。

嶌孝悌慈仁，有君人之量。四時祭享，未嘗不悲慕流涕。性尤儉約，御下有方，境內稱治。所著文集及孝經、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，竝行於世。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蕭琮嗣位，年號廣運。

琮字溫文。性倜儻不羈，博學有文義，兼善弓馬。初封東陽王，尋立為皇太子。及嗣位，隋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，因留不遣。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。

琮之二年，隋文帝又徵琮入朝。琮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於長安。隋文帝仍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。軍至郡州，琮叔父巖及弟〈（巘）〉〔瓛〕等[22]懼弘度掩襲之，遂虜居民奔於陳。隋文帝於是廢梁國，曲赦江陵死罪，給民復十年。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。尋拜琮為柱國，封莒國公。

自詧初即位，歲在乙亥，至是，歲在丁未，凡三十有三歲矣。

詧子嶚，追謚孝惠太子；巖，封安平王；岌，東平王；岑，河間王，後改封吳郡王。嶌子瓛，義興王；璩，晉陵王；璟，臨海王；珣，南海王；瑒，義安王；瑀，新安王。

詧之在藩及居帝位，以蔡大寶為股肱，王操為腹心，魏益德、尹正、薛暉、許孝敬、薛宣為爪牙，甄玄成、劉盈、岑善方、傅准、[23]褚珪、蔡大業典眾務。張綰以舊齒處顯位，沈重以儒學蒙厚禮。自餘多所獎拔，咸盡其器能。及嶌纂業，親賢竝用，將相則華皎、殷亮、劉忠義，宗室則蕭欣、蕭翼，民望則蕭確、謝溫、柳洋、王湜、徐岳，外戚則王凝、[24]王誦、殷璉，文章則劉孝勝、范迪、沈君游、君公、柳信言，政事則袁敞、柳莊、蔡延壽、甄詡、皇甫茲。故能保其疆土，而和其民人焉。

今載詧子嶚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，附於左。其在梁、陳、隋已有傳，及藹諸子未任職者，則不兼錄。

嶚字道遠，詧之長子也。母曰宣靜皇后。幼聰敏，有成人之量。詧之為梁主，立為世子。[25]尋病卒。及詧稱帝，追諡焉。

巖字義遠，詧第五子也。性仁厚，善於撫接。歷侍中、荊州刺史、尚書令、太尉、太傅。入陳，授平東將軍、東揚州刺史。及陳亡，百姓推巖為主，以禦隋師。為總管宇文述所破，伏法於長安。

岌，詧第六子也。性淳和，幼而好學。位至侍中、中衞將軍。藹之五年，卒，贈侍中、司空。諡曰孝。

岑字智遠，詧第八子也。位至太尉。性簡貴，御下嚴整。及琮嗣位，自以望重屬尊，頗有不法，故隋文徵入朝。拜大將軍，封懷義郡公。

瓘字欽文，藹第三子也。幼有令譽，能屬文，特為藹所愛。位至荊州刺史。初，隋師至郡州，梁之百寮咸恐懼，計無所出。唯瓘建議南奔。入陳，授侍中、安東將軍、吳州刺史。及陳亡，吳人推為主以禦隋師。戰而敗，與巖同時伏法。

蔡大寶字敬位，濟陽考城人。祖履，齊尚書祠部郎。父點，梁尚書儀曹郎、南兗州別駕。

大寶少孤，而篤學不倦，善屬文。初以明經對策第一，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。嘗以書干僕射徐勉，大為勉所賞異。乃令與其子遊處，所有墳籍，盡以給之。遂博覽羣書，學無不綜。

詧初出第，勉仍薦大寶為侍讀，兼掌記室。尋除尚書儀曹郎。出鎮會稽，大寶為記室，領長流。詧蒞襄陽，遷諮議參軍。及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，詧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。梁元帝素知大寶，見之甚悅。乃示所制玄覽賦，令注解焉。三日而畢。元帝大嗟賞之，贈遺甚厚。大寶還白詧云：「湘東必有異圖，禍亂將作，不可下援臺城。」詧納之。及為梁主，[26]除中書侍郎，兼吏部，掌大選事，領襄陽太守，遷員外散騎常侍、吏部郎，俄轉吏部尚書。軍國之事，咸委決焉。加授大將軍，遷尚書僕射，進號輔國將軍。又除

使持節、宣惠將軍、雍州刺史。

詧於江陵稱帝，徵為侍中、尚書令，參掌選事，又加雲麾將軍，荊州刺史。進位柱國、軍師將軍，領太子少傅，轉安前將軍，封安豐縣侯，邑一千戶。從巘入朝，領太子少傅。[27]巘嗣位，冊授司空、中書監、中權大將軍，領吏部尚書。固讓司空，許之。加特進。巘之三年，卒。巘哭之慟，自卒及葬，三臨其喪。贈司徒，進爵為公。謚曰文凱。配食詧廟。

大寶性嚴整，有智謀，雅達政事，文詞贍速。詧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，竝大寶專掌之。詧推心委任，以為謀主。時人以詧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。所著文集三十卷，及尚書義疏竝行於世。有四子。

次子延壽，有器識，博涉經籍，尤善當世之務。尚詧女宣成公主。[28]歷中書郎、尚書右丞、吏部郎、御史中丞。從琮入隋，授開府儀同三司，祕書丞。終於成州刺史。大寶弟大業。

大業字敬道。有至行，父沒，居喪過禮。性寬恕，學涉經史，有將命材，屢充使詣闕。初以西中郎府參軍隨詧之鎮。詧稱帝，歷尚書左丞、開遠將軍、監利郡守、散騎常侍、衞尉卿。巘嗣位，遷都官尚書，除貞毅將軍、漳川太守。入為左民尚書、太常卿。巘之七年，卒，贈金紫光祿大夫。謚曰簡。有五子，[29]允恭最知名。起家著作佐郎、太子舍人。梁滅入陳，拜尚書庫部郎。陳亡入隋，授起居舍人。

王操字子高。其先，太原晉陽人也。詧母龔氏之外弟也。祖靈慶，海鹽令。父景休，臨川內史。

操性敦厚，有籌畧，博涉經史，在公恪勤。初為詧外兵參軍，親任亞於蔡大寶。詧承制，除尚書左丞。及稱帝，遷五兵尚書、大將軍、郢州刺史。尋進位柱國，封新康縣侯。巘嗣位，授鎮右將軍、尚書僕射。

及吳明徹為寇，巘出頓紀南，操撫循將士，莫不用命。明徹既退，江陵獲全，操之力也。遷侍中、中衞將軍、尚書令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參掌選事，領荊州刺史。操既位居朝右，每自挹損，深得當時之譽。巘之十四年，卒。巘舉哀於朝堂，流涕謂其羣臣曰：「天不使吾平蕩江表，何奪吾賢相之速也。」及葬，親祖於瓦官門。贈司空，進爵為公。謚曰

康節。有七子。次子衡最知名。有才學，起家祕書郎。歷太子洗馬、中書、黃門侍郎。

魏益德 〈附〉

魏益德，襄陽人也。有才幹，膽勇過人。數從軍征討，以功累遷至郡守。謍莅襄陽，以益德為其府司馬。謍承制，拜將軍。尋加大將軍。及謍稱帝，進位柱國，封上黃縣侯，邑千戶，加車騎將軍。謍之二年，卒，贈司空。謚曰忠壯。進爵為公。薨之五年，以益德配食謍廟。

尹正 〈附〉

尹正，其先天水人。謍莅雍州，正為其府中兵參軍。擒張纘，獲杜岸，皆正之力。謍承制，以為將軍。尋拜大將軍。及稱帝，除護軍將軍，進位柱國，封新野縣侯，邑千戶。謍之三年，卒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。謚曰剛。薨之五年，以正配食謍廟。子德毅，多權畧，位至大將軍。後以見疑賜死。

薛暉 〈附〉

薛暉，河東人也。有才畧。身長八尺，形貌甚偉。嘗督禁旅，為謍爪牙，當禦侮之任。與尹正攻獲杜岸於南陽。謍承制，拜將軍。尋加大將軍，進位柱國，除領軍將軍。薨之二年，卒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。有六子，子建、子尚知名。

許孝敬 〈附〉

許孝敬，吳人，小名嗣兒。[30]勁勇過人，為謍驍將。以大將軍守河東。既無救援，為吳明徹所擒，遂戮於建康市。贈車騎大將軍。子世武嗣。少襲父大將軍，好勇不拘行檢。重賓客，施與不節。資產既盡，鬱鬱不得志，遂謀奔陳。事覺，伏誅。

又有大將軍李廣，會稽人。早事謍，以敢勇聞。沌口之役，先登力戰。及華皎軍敗，為吳明徹所擒。將降之，廣辭色不屈，遂被害。贈太尉，追封建興縣公。謚曰忠武。

甄玄成 〈附〉

甄玄成字敬平，中山人。博達經史，善屬文。少為簡文所知。以錄事參軍隨謇鎮襄陽。轉中記室參軍，掌書記，頗參政事。以江陵甲兵殷盛，遂懷貳心。密書與梁元帝，申其誠款。遂有得其書者，進之於謇。謇深信佛法，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。玄成素誦法華經，遂以此獲免。謇後見之，常曰：「甄公好得法華經力。」歷位中書侍郎、御史中丞、祠部尚書、吏部尚書。謇之六年，卒，贈侍中、護軍將軍。有文集二十卷。[31]子詡，少沈敏，閑習政事。歷中書舍人、尚書右丞。從琮入隋，授開府儀同三司，終於太府少卿。

劉盈 〈附〉

劉盈，彭城人，以西中郎府錄事參軍隨謇之鎮。有器度，勤於在公。謇之軍國經謀，頗得參預。歷黃門郎、中書監、雍州刺史、尚書僕射。薨之七年，卒，贈本官。第三子然，于時頗知名。隋鷹擊郎將。

岑善方 〈附〉

岑善方字思義，南陽棘陽人，漢征南大將軍彭之後也。祖惠甫，給事中。父昶，散騎侍郎。

善方有器局，博綜經史，善於辭令。以刑獄參軍隨謇至襄陽。謇初請內附，以善方兼記室，充使詣闕。應對閑敏，深為太祖所嘉。自此往來，凡數十反。魏恭帝二年，授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封長寧縣公。謇之承制也，授中書舍人，遷襄陽郡守。及稱帝，徵為太〈（府）〉〔舟〕卿，[32]領中書舍人，轉太府，領舍人如故。尋遷散騎常侍、起部尚書。善方性清慎，有當世幹能，故謇委以機密。謇之七年，卒，贈太常卿。謚曰敬。所著文集十卷。

有七子，竝有操行。之元、之利、之象最知名。之元，太子舍人，早卒。高祖錄善方充使之功，追之利、之象入朝。授之利帥都督、代王記室參軍。後仕隋，歷安固令、郴義江三州司馬、零陵郡丞。之象掌式中士，隋文帝相府參軍事。後仕隋，歷尚書虞部員外郎、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。

傅准，北地人。祖照，金紫光祿大夫。父謂，湘東王外兵參軍。准有文才，善詞賦。以西中郎參軍隨謇之鎮。官至度支尚書。薨之七年，卒，贈太常卿。謚曰敬康。所著文集二十卷。有二子，曰秉曰執，竝材兼文史。秉，尚書右丞。執，中書舍人、尚書左丞。

宗如周，南陽人。有才學，容止詳雅。以府僚隨謖，歷黃門、散騎、列卿，後至度支尚書。巋之九年，卒。如周面狹長，以法華經云[33]「聞經隨喜，面不狹長」，嘗戲之曰：「卿何為謗經？」如周踧踖，自陳不謗。謖又謂之如初。如周懼，出告蔡大寶。大寶知其旨，笑謂之曰：「君當不謗餘經，政應不信法華耳。」如周乃悟。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，謂為經作如州官也，乃曰：「某有屈滯，故來訴如州官。」如周曰：「爾何小人，敢呼我名！」其人慙謝曰：「祇言如州官作如州，不知如州官名如周。早知如州官名如周，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。」[34]如周乃笑曰：「命卿自責，見侮反深。」眾咸服其寬雅。有七子。希顏、希華知名。希顏有文學，仕至中書舍人。希華博通經術，為荊楚儒宗。

蕭欣，梁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孫，煬王機之子也。幼聰警，博綜墳籍，善屬文。謖踐位，以欣襲機封。歷侍中、中書令、尚書僕射、尚書令。巋之二十三年，卒，贈司空。欣與柳信言，當巋之世，俱為一時文宗。有集三十卷。[35]又著梁史百卷，遭亂失本。

柳洋 〈附〉

柳洋，河東解人。祖憺，尚書左僕射。[36]父昭，[37]中書侍郎。洋少有文學，以禮度自拘，與王湜俱以風範方正為當時所重。位至吏部尚書，出為上黃郡守。梁國廢，以郡歸隋，授開府儀同三司。尋卒。

徐岳 〈附〉

徐岳，東海人，尚書左僕射、開府儀同三司、簡肅公勉之少子也。少方正，博通經史。初為東陽王琮師。琮為皇太子，授詹事。及嗣位，除侍中、左民尚書，俄遷尚書僕射。從琮入隋，授上開府儀同三司。終於陳州刺史。子凱，祕書郎。岳兄矩，有文學，善吏事。頗黷於貨賄。位至度支尚書。子敬，鴻臚卿。

王淹 〈附〉

王淹，[38]琅邪臨沂人。祖琳，侍中、太府卿。父錫，侍中。淹少有令譽，尚謖妹廬陵長公主。歷祕書郎、太子舍人、宣成王友、廬陵內史。謖踐位，授侍中、吏部尚書。巋之四年，使詣闕，卒於賓館。贈侍中、右光祿大夫。子瓘，有文詞，黃門侍郎。淹弟湜，

方雅有器識。位至都官尚書。巘之二十年，卒。子懷，祕書郎，隋沔陽令。

范迪 〈附〉

范迪，順陽人。祖縝，尚書左丞。父胥，鄱陽內史。迪少機辯，善屬文。歷中書黃門侍郎、尚書右丞、散騎常侍。巘之十七年，卒。有文集十卷。子裒。迪弟遹，文采劣於迪，而經術過之。位至中衞、東平王長史。

沈君游 〈附〉

沈君游，吳興人。祖僧晏，左民尚書。父巡，東陽太守。君游博學有詞采，位至散騎常侍。巘之十二年，卒。有文集十卷。[39]

弟君公，有幹局，美風儀，文章典正，特為巘所重。歷中書黃門侍郎、御史中丞。自都官尚書為義興王璥師。從璥奔陳，授侍中、太子詹事。隋平陳，以璥同謀度江，伏誅。

袁敞 〈附〉

袁敞，陳郡人。祖昂，司空。父士俊，安成內史。敞少有器量，博涉文史。以吏部郎使詣闕。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，敞固不從命。主者詰之，敞對曰：「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，棄忠與義，盜有江東。今大周朝宗萬國，招攜以禮，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人之後，便恐彝倫失序。豈使臣之所望焉。」主者不能屈，遂以狀奏。高祖善之，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。還，以稱旨，遷侍中，轉左民尚書。從琮入隋，授開府儀同三司。終於譙州刺史。子謐、謙。

【史論】

史臣曰：梁主任術好謀，知賢養士，蓋有英雄之志，霸王之畧焉。及淮海版蕩，骨肉猜貳，擁眾自固，稱藩內款，終能據有全楚，中興頹運。雖土宇殊於舊邦，而位號同於曩日。貽厥自遠，享國數世，可不謂賢哉。嗣子纂承舊業，增修遺構，賞罰得衷，舉厝有方。密邇寇讐，則威略具舉；朝宗上國，則聲猷遠振。豈非繼世之令主乎。

↑ 梁普通六年封曲江縣公　張熗讀史舉正卷六云：「案梁武帝紀〈梁書卷三〉中大通三

年六月立『曲阿公詧為岳陽郡王』，當作『曲阿』為正。」按南史卷七梁本紀、北史卷九三僭偽蕭氏傳皆同周書作「曲江」。

↑ 瑯琊彭城二郡太守　梁書卷三武帝紀下大同四年七月載「以南瑯琊、彭城二郡太守岳陽王詧為東揚州刺史。」按南瑯琊、南彭城皆南徐州屬郡，這裏當脫「南」字。

↑ 梁元帝届郢州之武成　梁書卷三四、南史卷五六張緬附纘傳、通鑑卷一六二〈五００六頁〉「成」作「城」。水經注卷三五江水注稱武口水「南至武城，俱入大江」。「成」應作「城」。但當時地名「城」者，常寫作「成」，今不改。

↑ 河東戴檣上水　「戴」原作「載」。諸本都作「戴」。張元濟以為作「載」誤，云「見南史張纘傳」。按通鑑卷一六二〈五０一三頁〉亦作「戴」。張說是，今逕改。

↑ 吾蒙先〈（帝）〉〔宮〕愛顧　宋本「帝」作「宮」。按「先宮」指詧父昭明太子統，所以說「以汝兄弟見託」，後人不解「先宮」之意，改「宮」為「帝」。今據改。

↑ 假散騎常侍鄭穆　北史蕭氏傳作「鄭孝穆」。按周書卷三五有鄭孝穆傳，此雙名單稱。

↑ 十七年詧留蔡大寶居守乃自襄陽來朝　通鑑卷一六三〈五０四九頁〉大寶元年〈五五０年〉七月辛酉，書「梁王詧入朝於魏」，則是大統十六年。此事不見周書卷二文帝紀下。通鑑紀月紀日，必有所據。

↑ 王琳又遣其將雷又柔襲陷監利郡　北史蕭氏傳「又柔」作「文柔」，通鑑卷一六七〈五一八三頁〉作「文策」。按「又」疑當作「文」。「柔」「策」不知孰是。

↑ 則鄧〈（祈）〉〔祁〕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　北史蕭氏傳「祈」作「祁」。按事見左傳莊六年，作「祁」是，今據改。

↑ 況託蓼於霄極　文苑英華卷一二九這句作「況華蓼聯於霄極」，與下「寵渥流於無已」句對，疑是。

↑ 烽凌雲而迴照　英華「凌」作「連」。「迴」原作「迴」，誤，英華作「迴」，今逕改。又疑「迴」「迴」皆「迴」之訛。

↑ 省覽〈（薄）〉〔簿〕領　局本、百衲本「薄」作「簿」。然宋本、南本、北本、汲本都作「薄」，或百衲本所據宋本有異。按文義作「簿」是，今據改。

↑ 所著文集十五卷　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有「梁岳陽王詧集十卷」。

↑ 四十六卷　北史本傳作「三十六卷」。

↑ 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竝來附　張森楷云：「『五』當作『六』，見武帝紀〈周書卷五〉及通鑑〈卷一七０，五二六六頁〉，非五年事也。」按武帝紀蕭詧死於保定二年〈五六二年〉，華皎之降在天和二年〈五六七年〉。據蕭詧傳，詧死，「高祖又命其太子嶌嗣位，年號天保」，似嶌嗣位即改元，不待踰年。通鑑卷一六八〈五二二頁〉更明云：「太子嶌即皇帝位，改元天保。」如果蕭嶌改元在周保定二年〈五六二年〉，則周天和二年、陳光大元年〈五六七年〉相當於蕭嶌的天保六年，這裏作「五年」定誤。但從下條紀章昭達事和在位年數亦差一年看來，本傳又似以踰年〈五六三年〉改元為嶌之元年，則五年不誤。

↑ 嶌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　按卷四四李遷哲傳、陳書卷一一章昭達傳載此事在周天和五年，陳太建二年〈五七０年〉。如果從蕭嶌嗣位那年〈五六二年〉算起，應是九年，如從踰年改元起，則也可作「八年」。

↑ 昭達又寇章陵之青泥　北史蕭氏傳「章」作「竟」。按章陵，東漢郡名，在今棗陽。郡已久廢，自晉以來為安昌縣，西魏為昌州，何故在這裏特標一廢郡之名。且章昭達乃是進攻後梁。章陵和江陵懸遠，地久入周，又不是陳軍攻梁所經的路線。當時竟陵即在江陵之東。陳書章昭達傳稱太建二年攻江陵時，「蕭嶌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」，知青泥必在江陵鄰近周、梁接界處。竟陵正在其地，且周圍湖泊縱橫，便于舟艦屯聚。北史作「竟陵」是。至方輿紀要卷七九以襄陽西北之青泥河當章昭達傳之青泥，更是渺不相涉。

↑ 吒列長乂　「乂」原作「乂」。北史蕭氏傳作「叱列長义」。按「吒」「叱」音近，「义」「乂」他處也歧出，作「义」是。今逕改。參卷八校記第一二條。

↑ 遣使賜金三百兩　北史「三」作「五」。

↑ 巋在位二十三載年四十四五年五月薨　按自開皇五年〈五八五年〉逆數至保定三年〈五六三年〉得二十三年。然巋嗣位在保定二年二月，應為二十四年。知以踰年改元起算，不計嗣位之年。

↑ 謚曰孝〈（文）〉〔明〕皇帝　宋本、局本及北史蕭氏傳、隋書卷七九外戚蕭巋傳都作「明」，今據改。

↑ 琮叔父巖及弟〈（嶷）〉〔瓕〕等　局本及北史蕭氏傳、隋書外戚傳「嶷」作「瓕」。按下文稱「巋子瓕，義興王」，且有附傳，諸本作「嶷」誤，今據改。

↑ 傅准　北史蕭氏傳「准」作「淮」。按下附傳亦作「准」，北史無傅氏附傳。

↑ 王凝　北史蕭氏傳「凝」作「洋」。張元濟云：「按當作『淀』，尚廬陵長公主。」按本傳附有王淀，當即此王凝。但其名又有紛歧，參校記第三八條。

↑ 詧之為梁主立為世子　北史蕭氏傳「主」作「王」。按嶚死在詧稱梁王時，且云「封為世子」，不稱太子，「主」當作「王」。

↑ 及為梁主　按下云「詧於江陵稱帝」，則此「主」字也應作「王」。

↑ 領太子少傅　按上已云「領太子少傅」，這裏「少」字疑當作「太」。

↑ 尚詧女宣成公主　北史蕭氏傳「成」作「城」。按「宣城」乃郡名，北史是。但南北史籍地名「城」字常寫作「成」，今不改。下「宣成王友」同。

↑ 有五子　北史蕭氏傳「五」作「三」。

↑ 小名嗣兒　「嗣」原作「洞」。諸本都作「嗣」，殿本刻誤，今逕改。

↑ 有文集二十卷　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有「梁護軍將軍甄玄成集十卷並錄」。

↑ 徵為太〈（府）〉〔舟〕卿　宋本「府」作「舟」。張元濟以為「府」字誤，云「下

文轉『太府』可證」。按張說是。通典卷三七梁官品太舟卿在九班。今據改。

↑ 以法華經云　北史蕭氏傳「以」上有「嘗」字。按文義應有「嘗」字。

↑ 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　北史蕭氏傳作「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」。按文義應作「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」。

↑ 有集三十卷　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作「十卷」。

↑ 祖惔尚書左僕射　梁書卷一二柳惔傳作「右僕射」，南史卷三八柳元景附惔傳則作「左」。

↑ 父昭　梁書柳惔傳「昭」作「照」，南史亦作「昭」。

↑ 王淀　梁書卷二一王份附孫錫傳「淀」作「泛」，南史卷二三王彧附錫傳作「涉」。

↑ 有文集十卷　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有「梁散騎常侍沈君攸集十三卷」，君攸當即君游。舊唐書卷四七經籍志下、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丁部作「十二卷」，當不計目錄。